



高爾基選集

愛的奴隸

任 鈞譯 上 離出版社

Q321
0014j₁

311953

44
天

高爾基選集

愛的奴隸

任 鈞 譯

本書內的兩篇作品，原是根據日文改造社出版的高爾基全集第十八卷（外村史郎譯）重譯出來的。這次，又依據莫斯科國家藝術文學出版社印行的高爾基三十卷集（一九五二年版）第十六卷詳細校訂過一遍。有好些地方，都幾乎是根據原文重新譯出的。

一九五三年八月重排第一版（初1） 上海印 0001 — 5000
（本版印數 5000）

愛 的 奴 隸

•高爾基選集•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任 鈞
出版者 上 雜 出 版 社
上海 寧波路655號
排版者 文豐印刷製本所
印刷者 中 和 印 刷 廠

編號. 631 版. 268 75頁 1圖 32開 76000字

• 版權所有 •

內容介紹

本書選譯了高爾基的兩篇作品：愛的奴隸和笑話。

愛的奴隸，以俄國近代戲劇勃興當時的地方劇團內部生活做背景，描寫了一個美貌而沒有多大才能的女演員拉麗莎·安托諾維娜企圖用自己的藝術為羣衆服務，但由於舊社會的庸俗、卑污，卻使她不能不沒落，滅亡的故事。

笑話，描寫一個病得要死的商人白科夫，擬將自己的遺產給堂外甥亞科甫，作為自己的繼承人；但當他發現亞科甫是個革命者，而參加了暴動，他就從階級的本能出發，巴不得置之於死地。

成都工學院圖書館

基本館藏



目次

愛的奴隸.....	一
笑話.....	八七

愛的奴隸

從劇場胡同經過，我幾乎總是在一間小鋪子門口看見那個人；而小鋪子是開設在一所舊木頭房屋的附屬建築裏面的。城市給一片塵埃的天空遮蓋着，我覺得他待在城市的那個又窄又暗的空隙裏是很不合適和多餘的。

那個人，或是坐在門邊的椅子上看報紙，或是用肩膀靠着門框，雙手又在胸前，站在門口。在他頭上，有着一面用斜體黑字寫的小招牌，說明這鋪子是賣文具的。在混濁的玻璃窗後面，放着一疊信封，筆記本，以及在厚紙的方格裏貼着舊郵票的五光十色的集郵簿。

有的時候，我站在窗子跟前，假裝望着那褪色的灰濛濛的可憐的貨物，偷偷地觀察那個老闆。但他祇是一心一意地望着對面那座房屋的窗戶。那是一座磚砌的，古老的，為時間所剝蝕的四角房子，彎曲的裂痕爬在那有着兩排昏暗的窗戶——每排四個——的

牆壁上面；在簷下的椽上站着鴿子，而那給鴿糞弄髒了的、生了鏽的招牌就在底層的窗子上面懸掛着：

「木齊尼克成衣鋪」。

這所房屋建立在這塊地面上恐怕已經有一百多年了。而整條胡同——同樣地古老而緊挨着的兩排陰暗、污穢的房屋，恐怕也已經存在了百年以上。

那個人，穿着長長的磨損得很厲害的燕尾服。在那燕尾服下面可以看出乾枯的，但卻很秀美的肉體。腳上穿着破舊的鞋子，但看起來，腳底很窄小，式樣很好。臉孔上密密地長着灰色的，修整得很光生的鬍子。在那長長的頭顱上，斑白的頭髮溜光地梳理在他那纖小而乾淨的，像鋸齒般的耳朵後邊。他的頭髮一定是很柔軟的，緊緊地完全像是黏着一般地貼在頭上。這種頭髮的樣式，很帶點「智識分子氣味」，跟那乾枯的長臉不相稱，也似乎正因為這樣，那細小的鼻樑也就顯得故意引人注目地、悲傷地往前突出着。這個人的眼睛很奇怪：眼白發藍，瞳子是棕黃色，眼縫狹長，眼色又冷又直；雖然如此，但卻給人以老是低着頭望着地面的感覺。

我在窗旁約莫站了三分多鐘，預想着那個人終於會這樣問我：

「您要什麼？」

但他好像沒有注意到我，祇是一動不動地把手叉在胸脯上面，爲哀愁的濃雲所包圍着。這越發把我的好奇心煽動起來了：他在看守着什麼？他在煩惱些什麼？

中學生們跳進他鋪子裏來買集郵的郵票了。他不樂意地讓他們到裏面去，簡單地跟他們講話，好像在幹着別人的，對他並不感到興趣的事情。

當我跑進到他鋪子裏購買信套的時候，他也同樣不客氣地迎接我，把貨色拿給我，簡短地說明各種價錢，把雙手叉在胸脯上，那顯然是要我快些出去。

「您做買賣已經好久了吧？」

「好久啦。」

「這是不大人走的地方吧？」

「是的。」

「您這裏沒有古錢嗎？」

「沒有。」

十二分明顯——這個人是不想說話的。可是，我卻看見了一張明信片——是一個女

人的像。用駝鳥毛的扇子遮着嘴巴，坐在一把寬大的安樂椅上，眼睛裏含蓄着嬌媚，但總是嘲諷地微笑着，臉上是一種沉醉的，或是很倔強的表情。在明信片下邊印刷着如下的字眼：

「拉麗莎·安托諾維娜·朵布里尼娜，

外省劇場的著名女演員」。

還有一張明信片，是扮演着奧菲麗亞這一角色的同一女人，兩手抱着花束；但她的眼睛，並沒有瘋狂的神色，而是露出同樣神祕的微笑。這裏還有扮演着娜拉、瑪利亞·斯徒亞特的她，還有旁的，簡直有的是。在所有的肖像當中，那同一的微笑，都使得她那張柔媚的大嘴巴歪曲了；而那張嘴是把臉孔的上半部和稍覺笨重的寬廣的下巴清清楚楚給分開了的。

「這一張照得頂好——這一張。」老闆用他那灰色的長手指指着她坐在安樂椅上的那一張像片，莊嚴地說着。「這是——由我這裏印行的！」他還自豪地加以補充。

「從來沒有聽到過她的名字啊。」我說。

他像給侮辱了般地，聳了聳肩：

「可是，她是頂有名氣的啦。她的名字曾經哄動一時。」

他列舉出那女演員曾經得到過「非常成功」的幾個城市的名字，而且表現出一種看不起我的孤陋寡聞的神情，用報紙上的陳腐的評語，把她的才能的特點告訴給我聽。他閉着眼睛，好像在念書般地講着話。

「還活着嗎？」

「死了。」

「很久了嗎？」

「九年啦。」

無疑地，這是一種怪人。這些怪人裝飾着世界。我決心要更親密地跟他做個知己朋友。我成功了。以下就是這奇怪的人物所說的話。

「爲着使得你明瞭我的歷史的悲苦起見，我得從很久以前，從少年時代說起。我的父親，克林·托爾色夫，是個有名的肥皂製造者，性情很不痛快，雖然在財產和事業方

面很成功，但卻不會交際，噪噪鬧鬧過日子。個子高高的，精力飽滿，渾身長着毛，跟雄牛般地低着頭走路，像是給一種不明不白的凌辱弄成了盲目似的。這凌辱——可以說是從我母親那邊感受到的。她是土耳其戰爭的英雄哥爾達洛夫少校的女兒。當我九歲我的弟弟科利亞六歲那一年，她就離開我們跟一個有名的鋼琴家走了，而後來不久就死在外國某一個地方。我記得她穿着水中仙女的衣服，全身都是綠色絲帶和花朵，黑頭髮一直披散到腰間，頭上閃耀着鑽石的露珠。穿戴着這樣的服飾，她就問我：『我漂亮嗎？』當我回答：『是的，非常漂亮！』的時候——她就溫柔地在我的額門上彈了一下，對我說：『你瞧，可是你並不聽我的話，並不愛我。』我答應了要聽她的話，但在復活節前夜，她卻走了。」

我們坐在一間又窄又暗的房間的角落裏，一張桌子旁邊，桌上兩隻銀燭台裏面點着兩枝蠟燭，同時，在一個古舊的雕刻的玻璃瓶裏搖擺着葡萄酒的紅玉般的火燄。房間窄小得使人透不過氣來。牆壁給照片的斑點遮住了，好像長出了灰色的霉。角落裏，一個琉璃磚砌成的火爐正熱烈地燃燒着。靠着它放着一把大的安樂椅。這個人伸着兩腳，把手叉在胸前，坐在椅子上，望着兩縷火燄的黃色的火光。在通到另一房間，大概是寢室

的狹小的門上，掛着一架柄上裝飾着絲帶的六絃琴。在窗戶對面的馬路上，點着一盞街燈，雨的玻璃箭淋打着它；街燈的混濁的油膩的光線，穿過給雨打濕了的窗戶的玻璃，暗淡地照着女演員朵布里尼娜的原色版的大像片。那像片嵌在表示哀悼的黑白框子裏，放在一個畫架上頭；框子上裝飾着銀製的花環——用月桂和菩提的葉子陪襯着。

所有塞滿在房間裏的東西，都使人感覺到一種死了好久的乾枯的腐朽。一切物品，都發出一種異樣的香氣；正如日子久了已經乾枯，給人一碰就會散爲灰粉的那些花朵所發出來的。從那個人的嘶啞的聲音裏，也可以聽出乾枯的腐朽。他說話幾乎沒有一點抑揚高低，像在念書似的；舒暢而輕快地流瀉出來的他的話語，使人想到一棵忘記脫下自己的夏裝的樹木，在悲涼地散落着那些給寒冷凍落的葉子。

「在十八年間，父親都是個鰥夫；在我們家裏，除了兩個老太婆：女僕和女廚子之外，沒有一個女的。老是一副愁悶的臉孔，他是不管我們小孩子的生活的。在十八年間，我和科利亞最是經常地聽到這句發氣的問話：

『這是爲什麼？』

「他這問話使得我們非常害怕，好像在我們中間築了一堵牆；我們是躲開他長大起

來的。我們家裏有七間房子，一間比一間黑；裏面還擺滿了各種傢具，躲避起來是很便當的。他把我送進城裏的學校，但他不准我作更進一步的學習，他說：

『夠了！你得熟習業務呀。』

「而科利亞，因為身體比我來得弱，就被允許讀完中學，甚至還進了大學的理科。

「當他還在年富力強的時候就突然地死去了。在六月裏的一個大熱天，他參加了教會行列之後回到家裏來，喝了自造的放了冰進去的啤酒；過了五個晝夜之後，他就把勤勞的毛茸茸的雙手合在那腫得像一座小山似的肚子上面，長眠在棺材裏了。他那可怕的样子是簡直不能用言語形容的。他那氣憤的臉孔，豎立着褐色的毛，像是氣青了似的。這使得我想到：他彷彿現在還要對自己的命運，用嘶啞的聲音這樣地叫喊：

『這是爲什麼？』

「工廠裏的工作停止了，屋子裏像復活節和聖誕節等節日一般地變得很寂靜。一種不習慣的喧鬧開始了，用人們都把脚步踏得多響，拖着脚走路，高聲地說話。我看見大家都滿足於父親的死亡，而我很慚愧地感到自己也是滿足的。在他生前，在我們家裏，祇有蒼蠅可以自由居住，可以發出最大的聲音嗡嗡地叫。父親輕輕地在房子裏走着，老

是在傾聽着什麼，等待着什麼；倘若有誰不謹慎關門關出聲音來，就要使得他大發脾氣。而現在，就祇有科利亞，這敏感的青年，還保持父親生前的習慣，低聲地說話，並且輕輕地走路，好像生怕把長眠的人驚醒了似的。

『真是吵得兇呀，』他生氣地說着。『好像很高興呢！』

『爲什麼，』我說，『科利亞，你要生氣？你知道——大家都不愛他。沒有誰愛他。』

『你也不愛他嗎？』他問。

『你也不愛他。』我回答說。『我是個直爽的人。』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坐在敞開着的窗子跟前；從窗口進來了酸性、腐爛的脂肪和肥皂的很濃厚的氣味。這氣味還伴着一種異常的音響：我們的號房木斯達華，一個獨眼的縫紉人，正在那滲了脂肪，被踏得像瀝青般堅硬的地面上，用掃帚打掃着。以前，在開着工的工廠的不斷的騷音當中，這打掃的聲響是聽不到的。您要知道，這是一種不愉快的，抹殺一切的聲響。』

『科利亞，把頭從窗子裏伸出去，說：

『請你停止吧，木斯達華！』

「並且對我說：

『他在掃除父親的記憶啊。當家裏有着死人的時候是不應該打掃的，你忘了麼？』

『現在，』我安慰他，向他說，『我們將會有一種比較輕鬆的生活啦。我做事，你讀書。你要到劇場裏去，無須向人要一個盧布，也沒有誰會向你嚷：「這是爲什麼？」』縱然人家會說這很不好；但，我對於父親的死，並不覺得悲痛。我不是個唱戲的，不會假裝哭。你想想吧，一星期前的晚上，我們不是由於受到委屈，險些兒哭起來了嗎？而這樣的委屈曾經有過多少呵！』

「他望着天空說：

『是多麼暗淡無情，像洋鐵打成的天空呀……而我們的工廠和整個大地，就像是洋鐵上面的鏽和污點。』

「弟弟時常有着這些思想，它們的獨特的地方使我非常喜歡。他永遠用哀愁和申訴談着大地，好像病人講着自己的身體似的。他很清瘦，好像是很軟弱，但實際上他是很健康的，性情很溫柔，在臉頰上浮泛着姑娘似的紅暈。他的頭髮是黑色的，有着波紋；他的黑眼睛懷疑而像是驚訝地望着一切。他背着父親學習彈鋼琴。總之，他具有着一種

幽靜的音樂的素質。

「我對他說：

『科利亞，父親生前所完成的頂好的事情就是我們兄弟很和好。他的難弄的性情，使得我們互相之間非常地親密，而強固地互愛着。我希望這種愛在我們一生當中永遠不變。雖然我的年紀要比你大些，但我知道，在你的旁邊，我是個老粗。你過着跟我不相同的生活。你有你的思想，你喜歡運用想像力。剛才你就講到天空；我呀，我卻不能那樣講，我不會。而且，常常有這種情況：我不懂得你講的什麼，為什麼那樣講。』

「這麼一來，他就好像很抱歉地問：

『我講過什麼特別的話呢？』

『不要打斷我的話！比方說，你憐憫並且跟自己的肉體般地愛着大地，而我卻在它上面全然滿不在乎地走來走去。我不想像我會是另一個人。我覺得，我這樣地過活，是命運註定的。我祇是想着工廠、事業和我的未婚妻。我害怕你會感到跟我一起生活的無聊，而這無聊會使我們走上不同的道路。但你還是個小孩子，你的性情還沒有固定，眼前世道不好，大學生都不安分。你也許會給捲入到危險的政治運動裏面去，也許會跟許